

明代医家赵良仁《金匱方论衍义》研究

熊俊,段逸山*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摘要:元末明初著名医家赵良仁著《金匱方论衍义》,是《金匱要略》现存最早的注本,也是明代唯一的注本,开《金匱要略》注释之先河。此本出现在《金匱要略》现存最早的流传本邓珍序刻本之后,其余流传本(俞桥本、徐榕本、赵开美本)之前,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经比较研究发现,其篇章结构、卷次分布与邓珍本基本一致,未出后者之范畴;二者存在近二百条差异,邓珍本中的明显错误与缺漏可据其纠正补充。

关键词:赵良仁;金匱方论衍义;邓珍本;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222(2017)02-0079-07

《金匱方论衍义》(以下简称《衍义》),元末明初著名医家赵良仁著,约撰于明洪武元年(1368),是《金匱要略》(以下简称《金匱》)现存最早的注本,除此之外整个明代未有注本传世。赵良仁承丹溪之学,融汇《内经》《难经》经旨,阐释立方施治要义,开注释《金匱》之先河。陆心源称:“于仲景立论制方,推阐详晰,具有精义,可与成无己《伤寒论注》相抗衡。乃《伤寒论注》甚为当世所重,《衍义》则鲜有知者,可慨也。”^[1]惜成书后不曾刊刻,世间流传甚少。幸经清初周扬俊苦心搜集补注,撰《金匱玉函经二注》,使后世注家得以参考。

1 赵良仁生平

赵良仁,字以德,号云居,浦江(今属浙江)人,是宋太宗赵昀第八子周王元俨的后裔。其先祖本为汴京开封人,七世祖武义郎赵不玷随宋氏南渡,迁至睦州(今浙江省淳安县),后官于浦江,定居于浦江浦阳城内之仁杏巷,因占籍浦江,为浦阳赵氏始祖。其外家朱氏三世业医,以医处官。其父必俊,字用章,世称梅石先生。娶妻朱氏,生四子,曰良本、良贵、良仁、良贤。幼习儒,至元三年(1343),同兄良本、戴元礼就学于朱丹溪。学医十年,尽得其传,治疗多有奇

效,名动浙西东。至正十三年(1353)去吴中,从官宪司。后又从朱丹溪问难二年,窥医学奥秘。至正十七年(1357),以医寓居于苏,占籍长洲(今苏州)。赵氏医术精湛,另著有《医学宗旨》《丹溪药要或问》。前者已佚,后者据史常永先生介绍,其1958年在北京琉璃厂邃雅斋发现明代抄本^[2]。

关于赵良仁的生卒年月,地方志均未载,亦引起诸多学者的考证推测。直至1985年,赵良本22代孙赵升据家藏《浦阳赵氏宗谱》撰写《元代名医赵良仁生平事略》一文,为了解赵良仁家世背景提供了重要的资料^[3]。1988年,又撰《〈金匱方论衍义〉学术思想初探》一文,文后附注:“据《浦阳赵氏宗谱》民国戊午年重修本记载,赵之生于元延祐乙卯十二月初八,卒于洪武乙亥。”^[4]赵良本为赵良仁之兄,家承所载,应比较可靠。据此,赵良仁当生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卒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5),享年八十一岁,符合《苏州府志》所载“以高寿终”^[5]。《中医人名辞典》在赵良仁名下载:“赵良仁(1304—1373),又作良本,字立道,……洪武六年二月,年七十岁”,系误^[6]。

“良仁”在诸多书目中作单字“良”,最早始

收稿日期:2017-02-14;修稿日期:2017-03-08

基金项目:中华中医药学会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熊俊(1982—),女,河南信阳人,上海中医药大学助理研究员,博士。*通信作者:13585851824@163.com

于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历世圣贤名医姓氏》：“赵良，字以德，号云居，江浦人，丹溪弟子，有高致，精医术……”^[7]。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8]、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9]均著录：“赵良《医学宗旨》，又《金匱衍义》”。吴谦《医宗金鉴》中亦多处称“赵良”，经学者考证即是赵良仁^[10]。考诸方志，并无“赵良”之称，故上述皆系赵良仁之误。

2 成书背景

赵良仁幼从学于柳贯、吴莱。柳贯(1277—1342)，元代文学家，字道传，自号乌蜀山人，浦江人。好性理之学，博通经史，与黄潜、虞集、揭傒斯齐名，时称“儒林四杰”。曾任江山教谕。元至正二年(1342)诏受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在官七月而卒，享年七十三。著有《柳待制文集》二十卷。吴莱，字立夫，亦浦江人。集贤大学士吴直方之子，天资聪颖，辈分稍后于柳贯、黄潜。延祐七年(1320)举上礼部，不利，退居山中。后以御史荐调长芦书院山长，未任而卒。著作颇多，有《尚书标说》《楚汉正声》《乐府类编》等，门人私谥“渊颖先生”。柳贯更是称赞其为“绝世之才”^[11]。赵良仁师从柳、吴二人，有着扎实的知识素养。

至元三年(1343)，赵良仁受学于朱丹溪。朱丹溪(1282—1358)，金元四大家之一，滋阴派代表人物，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丹溪心法》《本草衍义拾遗》等，对后世影响很大。根据史常永先生所得明抄本《丹溪药要或问》书后所附赵氏自述从朱丹溪就学经过及丹溪语录，可知赵氏尽得师传。初授以《素问》《难经》，读之三年，尽以前人所发明者而极言之；后随朱氏临证视药，切脉处方。又两年，令其诊视辨证，告以某是某非，详加校正；悬壶三年，往还论难又两年^[12]。朱丹溪对《金匱》推崇备至，称其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引例推类可谓无穷之应用”^[13]，但同时认为“仲景之书，收拾于残编断简之余，然其间或文有不备，或意有未尽，或编次之脱落，或义例之乖舛，吾每观之，不能以无疑”^[14]。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赵良仁对《金匱要略》进行研究，撰成《衍义》可谓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自宋臣校定编次《金匱要略方论》后，宋以后医家尤为推崇。如宋代的朱肱、陈无择；金元时期，除朱丹溪外，有刘守真、李东垣、张洁古、王好古等。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中引易水张氏说：“仲景药方为万世法，号群书之祖，治杂病如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15]王好古在《此事难知》中云：“余读医书几十载矣，所仰慕者，仲景一书为尤，然读之未易通达其趣，欲得一师指之，遍国中无能知者。”^[16]可见对仲景书的仰慕之情。这一时期从事《伤寒论》研究的医家较多，有著作传世的在二十家以上，对原文或注或议，详加发挥，而作为仲景著作之一的《金匱要略》却尚无专著出现。有关《金匱要略》的研究仅散见于医家书籍中，多为对某个理论、某种学说、某些病证进行阐述，如朱肱《南阳活人书》采用了《金匱》方剂，陈无择据《金匱》理论发展了三因学说，李东垣受《金匱》治虚劳当甘温扶中思想的影响，倡立了脾胃学说。

赵良仁有着深厚的知识储备，扎实的文字功底，在其师朱丹溪医学思想的影响下，在其时对《伤寒论》研究如火如荼、《金匱》门庭冷落的学术氛围下，赵良仁专心研究《金匱》，撰成《金匱方论衍义》。

3 版本著录

在《金匱玉函经二注》之前，《金匱方论衍义》之名未见于通行史志，明清藏书家著录亦不多，而有著录者多未提及其内容和流传。最早著录见于明·赵开美《脉望馆书目》，列于“辰”字号一橱医书类医总门第17部：“《金匱方论衍义》二本”^[17]。虽未载著者，但遍查各类目录书并未见到其他医家著有此书，故此本应是赵氏《衍义》。赵开美去世后，藏书尽归钱谦益(1582—1664)，在其所编《绉云楼书目》卷三子部医书类第33部著录：“《金匱方论衍义》，元赵良仁著”^[18]。说明此时《金匱方论衍义》仍是存在的。

此后，清代黄虞稷(1629—1691)《千顷堂书目》子部卷十四《医家类》补元代医籍第19目^[8]、钱大昕(1728—1804)《补元史·艺文志》

卷三子部第12类《医书》第79部^[9]均著录:“赵良《医学宗旨》,又《金匱衍义》”。清·凌奂(1822—1893)《医学薪传》掣目类第25种著录:“《金匱衍义》,元赵良以德。”^[19]均仅载著者与书名。日本多纪元胤《中国医籍考》(1819年)卷三十八、方论十六中称未见此书,“赵氏良仁《金匱方衍义》,未见”^[20]。

但清·曹禾(?—1861)在《医学读书志》“元赵氏以德”条下载录“民间刻本:《金匱衍义》二十二卷。右书一种,元·赵以德撰。本书署曰宋人,明·程充序《丹溪心法》,有丹溪门人刘叔渊、戴元礼、赵以德。此书史志未载。《元志》有赵良《金匱音义》《医学宗旨》……”^[21]。《医学读书志》成书比《中国医籍考》晚三十三年,后者言未见,周扬俊在序中云“未有梓行”,故此处记载的疑为《二注》本。

此后对《衍义》的记载逐渐被周扬俊之《金匱玉函经二注》所代替。如高岛久也、冈田昌春合撰《跻寿馆医籍备考》卷一《经解·金匱要略类》第六目载:“金匱玉函经二注,二十二卷八册。明·赵良仁,字以德,著《金匱要略衍义》,清吴门周扬俊补其遗阙,作补注,题曰《二注》也。”^[22]清·耿文光(1830—1910)《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八十一《子部·医家类四》第19目著录:“《金匱玉函经二注》二十二卷,附《十药神书》一卷。国朝周扬俊撰……”^[23]。此时《衍义》已经周扬俊整理补注成《金匱玉函经二注》刊行,世人得以再见《衍义》之内容。

从以上书目载录可以看出,赵良仁本主要以《金匱衍义》《金匱方衍义》《金匱方论衍义》三种书名出现,实属一种书。清代丁福保在《历代医学书目提要》(1918)第6类“金匱”条下第5、10种分别载录:“《金匱方论衍义》,元·赵良仁著,长洲人,朱丹溪高弟。亦见《姑苏志》”;“《金匱衍义》二十四卷,明·赵以德著”^[24]。将《金匱方论衍义》与《金匱衍义》作为两种书目分载,且一谓赵良仁,一谓赵以德,显属误载。

以上书目对《衍义》之记载多载著者与书名,内容及流传并未提及,并且均为私人藏书,一般人难以得见。

4 现存抄本版式特征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清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抄本^[25],一函三册。无行无格,四周无界。第一册为宋臣《金匱方论序》、目录及卷上、卷中和卷下各为一册。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卷前均题书名《金匱方论衍义》,著者题“汉张仲景方论,明赵以德衍义”。序文首页钤印“曾在李畦香处”“卷石轩陈心斋珍藏印”“中医研究院善本书”,卷下首页钤印“卷石轩陈心斋珍藏印”“中医研究院善本书”,可知此本曾流经李畦香、陈心斋手中。李畦香生平资料不详,沈津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记载明万历原刻、崇祯年张维藩等重修《本医学六要》一书亦钤印“曾在李畦香处”^[25],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潘闰道光丁酉岁跋文有“业师李畦香表伯”语。陈怀仁,字含元,号心斋,生而识“箴”字,故晚号识箴居士,遵义人,乾隆丙午(1786)举人,选授四川西阳州州同。任十年,年六十八卒于龙潭镇署。著有《心斋诗文集》《心斋随笔》若干卷。

书前未录抄写日期及抄写者,亦无自序、跋文等,无法确定该书的抄录年代,该馆题“清同治十二年(1873)抄本”(见图1),作善本收藏。有学者研究认为,此抄本“不似清代风格,大有明代抄本韵味。其抄写日期当在清代‘馆阁风’、‘文字狱’鼎盛之前,至少在康、雍之间。”^[26]

正文分上、中、下三卷,载二十五篇,而非如某些书籍中记载的“删去林亿整理本二十五篇中最后三篇”^[27]。卷上为《藏府经络先后病脉第一》至《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卷中为《五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至《跌蹠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蚘虫病脉证治第十九》,卷下为《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至《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卷下脱第二十五篇“名蛟龙病,治之方”以下直至卷末的内容。其中卷上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篇,卷中第十八、第十九篇,卷下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篇,均仅有《金匱》原文,而无赵氏注解。其余各篇皆分条注释,甚为详明。而《金匱玉函经二注》中

第十八篇、第十九篇部分条文下尚存《衍义》之内容,则推测这些内容是在流传过程中所亡佚,后经周扬俊苦心搜集补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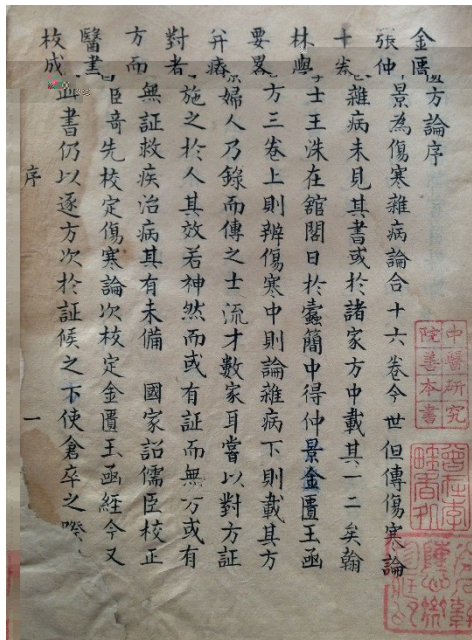


图1 《金匱方論衍義》清同治十二年抄本

5 文本与邓珍本差异不大

《衍义》撰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出现在目前《金匱》最早的流传本邓珍序刻本之后,其余流传本(俞桥本、徐镛本、赵开美本)之前。将其与邓珍本进行仔细比较,发现此本卷次分布、篇章结构与邓珍本一致,正文次序有两处调整,除此之外皆同。

第一,《黄疸病》篇条文“腹满,舌痿黄,燥不得睡,属黄家(舌痿,疑作身痿)”,邓珍本位于条文“脉沉,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与“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极为难治”之间,赵良仁本调整至条文“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消石矾石散主之”前载录。此条文“属黄家”与下文“黄家”,从内容联系紧密程度上来看更甚。

第二,《呕吐下利病》篇“小承气汤”与“桃花汤”顺序颠倒。

两本比较,差异近两百处,主要表现在个别字词、方药计量、药物顺序诸方面,多无碍文意。从总体结构上看变动不大,较好地保留了邓珍本的内容,可认为与邓珍本属于同一版本源流。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藏府经络先后病》篇“经曰: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赵良仁本在“虚虚”“实实”前各有一“毋”字,作“毋虚虚,毋实实”。联系上下文,此处“虚虚实实”意在强调治病当分虚实,切忌虚证用泻法,实证用补法,使虚者更虚,实者愈实,而应补其不足,损其有余,为治疗虚实疾病的正治原则。吴谦《医宗金鉴》即云:“中工不晓虚实,虚者泻之,是为虚虚;实者补之,是为实实,非其义也。上工知其虚实,补其不足,损其有余,是其义也。”“毋”,不可,表示禁止。《金匱》文辞精炼,义理深玄,此处多一“毋”字,意义即明。另外,条文中云“经曰”,当是引其前经典之言。考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针解篇》:“《针经》曰:无实实,无虚虚,此其诫也。”^[28]《难经·八十一难》:“经言无实实虚虚,损不足而益有余。”^[29]均为《衍义》多出“毋”字提供根据,可从。

《肺痿肺痛咳嗽上气病》篇“大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麦门冬汤主之”条,元明三本皆作“大”,赵良仁作“火”。“火”与“大”二字形近,从本方证主方以润脾胃、清心火的麦门冬为主药来看,则确有虚火上炎。查《千金要方》卷十八《咳嗽》中作“大逆上气”^{[30][325]},则此处赵良仁应是据文义医理而改,其后徐彬本、沈明宗本、尤怡本、吴谦本、陈念祖本皆同。

当然,赵良仁所改之处亦有讹误,如《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篇“四月、八月勿食胡荽,伤人神”中“神”作“肾”字,即“伤人肾”。吴迁抄本作“神”。《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方》云“不可久食,令人多忘”^{[30][468]};《证类本草》亦云“通心窍,久食令人多忘”^[31],《食疗本草》云“不得久食,此是薰菜,损人精神”^[32],则皆与心神有关。“肾”与“神”音同致误。

6 校勘《金匱》之文献价值

虽然《衍义》与邓珍本整体状况甚为接近,但赵良仁《衍义》成书年代较早,赵氏在编撰时对旧本《金匱》有不少补正,因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邓珍本中的明显讹误、脱漏(其中有些仍存在于后来出现的俞桥本、徐镛本、赵开美本

内)可据其订正补充。

6.1 纠正邓珍本讹误

赵良仁改正了邓珍本中的明显讹字,更为重要的是对其中诸多文义医理错误之处,亦进行了订正,简要举几例如下。

《藏府经络先后病》篇:“夫肝之病,补用醋,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

“补用醋”明显不通,赵良仁本改作“补用酸”。“酸入肝”,且其后“焦苦”“甘味”皆为药物性味,则此处邓珍本讹为“醋”,其后诸注本皆改作“酸”。

《痙湿喝病》篇“葛根汤方”下节度语:“以水一升,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

以一升水要煮沸后减二升,入药后,又要煮取三升,显然于理不通。《衍义》作“一斗”。徐镛本同,当是。

《痰饮咳嗽病》篇:“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如水大。”

“如水大”明显不通,俞桥本、徐镛本同误。《衍义》作“如手大”,《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八《痰饮第六》有云:“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大如手。”^{[30]331}后世注本张志聪《金匱要略注》、程林《金匱要略直解》、李彪《金匱要略广注》皆同《衍义》。

《黄疸病》篇:“酒黄疸者,或无热,请言了,腹满欲吐,鼻燥。”

“请言了”费解,俞桥本同。《衍义》作“请言了了”,其后徐镛本作“靖言了”,赵开美本误作“靖言小”。靖言了了,谓言语不乱也。赵良仁注云:“酒入胃内,不伤心则无心热,故神不昏而谋计之言明慧,不伤肾则无足热。”吴迁抄本同。《脉经》卷八《平黄疸寒热疟脉证第九》^[33]、《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伤寒发黄第五》^{[30]197}均同,当是。后世注本徐彬《金匱要略论注》、沈明宗《金匱要略编注》、尤怡《金匱要略心典》、陈念祖《金匱要略浅注》皆同。

《呕吐下利病》篇:“吐后,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兼主微风,脉肾头痛。”

“脉肾头痛”明显不通,赵开美本同。《衍义》作“脉紧头痛”,徐镛本同,清代注家皆同。而俞桥本作“脉者头痛”,亦误。

《妇人妊娠病》篇:“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下血者,后断三月坏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

此条意在说明妊娠六个月时出现腹中悸动,若怀孕前三月经水通调,是胎动。若停经三月后,忽见下血,则是瘀血内停,是癥积不去。赵良仁本在“胎”后加一“也”字,则前后文从“胎也”断开,意义明了。徐镛本同,当从。清代注家皆同。

6.2 补充邓珍本缺漏

邓珍本中有多处脱文,可据《衍义》补充。例如:

《血痹虚劳病》篇“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方”下龙骨、牡蛎补“各三两”。徐镛本同。

《痰饮咳嗽病》篇“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汤方”下人参补“四两”。赵开美本同。

《消渴小便利淋病》篇“茯苓戎盐汤方”下“右三味”后补“为散,饮服五分匕,日三服”。俞桥本、徐镛本、赵开美本皆无。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减,……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衍义》“亡血”后补“失精”二字。《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亦载此条文,有“失精”二字,可参。又,“半产漏下”与“亡血失精”相对应,是知邓珍本显脱“失精”二字。俞桥本、徐镛本、赵开美本均无。

《妇人妊娠病》篇“芎归胶艾汤方”下“干地黄”补“四两”。查吴迁抄本补“四两”;《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妇人方上》载“胶艾汤方”,干地黄亦作“四两”,可知仲景原作“四两”^{[30]27}。同篇“白朮散方”下“牡蛎”补“二分”,俞桥本、徐镛本、赵开美本均无。

《妇人杂病》篇“肾气丸方”下“泽泻”补“三两”。徐镛本、赵开美本同。

以上所补内容,多为药物计量阙如,不排除邓珍本漏写或漏抄。其中有三条俞桥本、徐镛

本、赵开美本均未补充,尤其是“茯苓戎盐汤方”下缺文,甚是明显。可见,俞桥、徐镛、赵开美在校刻时并未参照赵良仁本,这也印证了赵良仁本在当时流传极少。但《脉望馆书目》中记载了《衍义》本,此书目为赵开美家藏目录,其理应见过此书,但并未据此本完善邓珍本。有学者研究认为,《脉望馆书目》所录书籍仅具书名及本数,不载卷数及撰人姓名,颇为简略,似出于门人之手^[34]。或可作为沿袭错误之解释。

6.3 质疑邓珍本内容

《衍义》还对邓珍本某些内容提出了质疑。例如:

《水气病》篇:“咳而喘,不渴者,此为脾胀,其状如肿,发汗即愈”。

注释为:“咳而喘者,是肺之候也。二脏之病俱见者,由肾脉上贯肝入肺,乃标本俱病。今言脾胀,恐肺字之误。且《灵枢》曰:肺是动病则肺胀满,膨膨而喘咳是也。”赵良仁未改原文,但对“脾胀”提出质疑。在前《肺痿肺痛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篇中有云“咳而上气,此为肺胀”语。故周扬俊《二注》中直接作“肺胀”,下引赵良仁注文,后世注家多同。徐彬本后有校文“恐是肺字”,沈明宗本有校文“当作肺字”,尤怡本、陈念祖本直接作“肺胀”,丹波元胤《金匱玉函要略辑义》中小字校文“脾胀,诸注作肺胀为解,似是”^[35]。

《金匱方论衍义》作为《金匱要略》最早的注释本,也是明代唯一的注本,其地位不言而喻。且出现在邓珍本之后、其余传本之前,版本校勘价值显得尤为重要。惜未行刊刻,现存抄本亦残缺不全,幸经周扬俊搜集整理,刊行于世。二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

(注:本文所引《金匱方论衍义》原文皆出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二年抄本)。

参考文献:

- [1]陆心源.仪顾堂文集[M]//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15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71.
- [2]史常永.赵良仁《丹溪药要或问》的新发现及其他[J].中国医药学报,1996,11(5):27-29.
- [3]赵升.元代名医赵良仁生平事略[J].浙江中医杂志,

1985,20(10):473.

- [4]赵升.《金匱方论衍义》学术思想初探[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8,22(2):42-43.
- [5]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M].影印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750.
- [6]李云.中医人名辞典[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620.
- [7]徐春甫.古今医统[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37.
- [8]黄虞稷.千顷堂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389.
- [9]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M]//丛书集成新编:第一册.北京: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317.
- [10]李昕,龚瑾.《医宗金鉴·订正仲景全书·金匱要略注》所引医家“赵良”考[J].中国医药指南,2008,6(24):381-382.
- [11]宋濂.元史:列传第六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9:2799.
- [12]史常永.赵良仁传稿[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6,20(1):36-38.
- [13]朱丹溪.局方发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23.
- [14]戴良.九灵山房集[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73.
- [15]李东垣.内外伤辨惑[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15.
- [16]王好古.此事难知[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7.
- [17]赵开美.脉望馆书目[M].涵芬楼秘笈影印本:第六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921:12.
- [18]钱谦益.绛云楼书目[M]//陈景云,注.丛书集成新编:第二册.北京: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99.
- [19]凌奂.医学薪传:饲鹤亭集方合刊[M].上海中医药大学馆藏铅印本,1917:2.
- [20]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481.
- [21]曹禾.医学读书志[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1:83-84.
- [22]高岛久也,冈田昌春.跻寿馆医籍备考[M].东京善信堂铅印本:第一册.1877(日本明治十年):2.
- [23]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3:690.
- [24]丁福保.历代医学书目[M].上海:医学书局,1918:16.

[25]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315.

[26]金匱玉函经二注[M].赵良仁,衍义;周扬俊,补注.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7.

[27]贾维诚.三百种医籍录[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191.

[28]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学苑出版社影印本,2009:405.

[29]难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40.

[30]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31]唐慎微.证类本草[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696.

[32]孟诜.食疗本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129.

[33]王叔和.脉经[M].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71.

[34]李茂如,胡天福,李若钧.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485.

[35]丹波元简.金匱玉函要略辑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194.

Research on Extension of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by ZHAO Liangren of Ming Dynasty

XIONG Jun, DUAN Yi-sh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Extension of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by famous physician Zhao Liangren from Ming dynasty, is the earliest extant annotation for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also known as the only annotation in Ming Dynasty, taking the lead for the annotation of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This annotation appeared after the earliest extant spread edition by Deng Zhen, later followed by other spread editions including the edition by Yu Qiao, Xu Rong and Zhao Kaimei, which possesses important version values. It was discovered that its chapter structure and volume distribution was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Deng Zhen after comparison, without exceeding its contents. Almost 200 differences were noticed between these two editions, which could serve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 amendment and supplement of evident mistakes in the Deng Zhen edition.

KEY WORDS: Zhao Liangren; Extension of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Deng Zhen edition; literature value